

# “泄密门”再现,美国该如何向盟友解释?

## 国际锐评

“有美国这样的朋友,谁还需要敌人?”欧洲理事会前主席图斯克的这句话,再次被最新的美国“泄密门”事件验证。

从3月初甚至更早开始,网络上就陆续出现美国高度机密的军事情报文件。数量很多,有100多份;内容劲爆,涉及美国政府深度介入俄乌冲突,持续密切监听乌克兰、韩国、以色列高层等。经过一个多月传播,五角大楼“泄密门”全球皆知,成为自2013年维基解密泄密事件以来最严重的相关事件。

当地时间11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首次就“泄密门”事件公开评论,称自己是在情报文件泄露一个月后才知情

的。与此同时,焦头烂额的美军官方声称要不遗余力找到泄密者。这相当于间接承认了“泄密门”的真实性,以及泄密内容对美国盟友的杀伤力。

数月以来,美国对盟友进行无差别监听是公开的秘密,但这起最新爆料,还是深深扎疼了美国的盟友们。比如,文件中有大量关于俄乌冲突的细节,包括乌军春季攻势计划,西方国家协助乌克兰整军布阵和武器交付、兵力情况等。同时,文件显示美国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全方位监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泽连斯基身边人士的话称,乌方对信息泄露深感沮丧和愤怒。此外,以色列司法改革、韩国官员关于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的秘密磋商,都在美国的监控之中。

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美国深度介入俄乌冲突并想掌控局势走向;美国不信任包括盟友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盟国领导人,还是战事演变,都是霸权棋局上的棋子。分析人士指出,这起事件对美国盟友们们的杀伤力,可能要超过2013年曝出的德国时任总理默克尔等数十个国家领导人遭窃听、2021年丹麦媒体爆料的德法和瑞典监听事件。

美国为何对监听如此痴迷?从历史上看,美国的霸权思维里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盟友概念。就像美国中情局前分析师雷蒙德·麦戈文所说,美国所谓的盟友实际上只是美国的附庸。早在一战、二战时,美国就开始了监控和审查。二战结束后,美国声称能

给盟友提供安全保护和经济援助。但随着时间流逝,美国的嗜战本性和霸道做法,越来越不符合盟友利益,盟友们离心力越来越明显。

面对不太听话的盟友,出于“绝对安全”的自私心理,美国的解决方案就是从根本上加强对盟友的控制,时刻提防它们的一举一动,甚至抓些它们的把柄,好让这些维护霸权的“工具”用起来顺手。监听就越来越成为一种“必要手段”。

此外,监听也是美国企图只手遮天、在全球谋利的一种手段。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詹姆斯·伍尔西就承认,中情局曾利用所获情报,帮助波音公司从欧洲空中客车集团手中夺走沙特阿拉伯的一份重要订单。

然而,这些年美国插向盟友的利刃,又何止监听呢?事实证明,在美国的现实主义和凌驾一切的“自我中心”面前,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人们不由又想起了基辛格说的那句话:“做美国的敌人很危险,做美国的盟友更致命。”



漫画 王锦松 (原载《联合早报》)

## 棉兰·林瑞光

每年清明节,印尼潮州团结公会,苏北潮州基金会的长老,理事与同仁们,都会踊跃的齐聚在本会第五楼,举行缅怀与纪念韩文公的祭奠,十多年来从不间断,虽然仪式从简,但是一点都没有减低庄严,肃穆的气氛,这是因为每一位对韩文公有深切认识的人,都知道他在潮州为官时的所作所为,他所施的治潮惠政,其中包括:除鳄桑农,凿溪引水,筑堤修路,建校延师,以及矫正民间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这种“高瞻远瞩,大刀阔斧,拯救人民於水火之中的伟大贡献,就如“沙漠甘露,寒冬暖阳”不但造福百姓,也带领潮州走向全面革新的康庄大道,韩文公的形象,很自然的就在潮州人的心中,烙下一个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记,千古长留。

韩文公,名韩愈,字退之,自称“群望昌黎”世人美誉为“昌黎先生”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也是儒家思想与孔,孟学说的钻研和推崇者,对诗词,著作,尤为专注,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后人将他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韩文公并非潮州人,生于河南省河阳县(768-824),幼年时父母双亡,由长兄抚养,祖先都是书香门第,世代为官,韩文公年幼时,聪敏过人,长兄对他寄望很高,希望日后能够晋爵入士,荣宗耀祖,因此对他管教很严。25岁那年,他考中进士,入朝为官,曾经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

韩文公秉性正直坦率,不拘小节,也不谄媚取宠,反对迷信邪论及迂腐守旧的作风,因此朝中同僚对他褒贬参半,后来因为大胆进谏“迎佛骨”的旨意,得罪皇帝,被贬到潮州任刺史。

潮州本来是一个皇帝惩罚罪臣的地方,古时候有书记载:五岭之南,蛮荒偏僻,瘴气缭绕,人杂夷獠,不知礼仪,这就是潮州地方的写照。

韩文公辞别京城,把家眷寄托在昭州,带着满腔郁闷,落寞与无奈向目的地进发,除了护送他的两名卫士外,身边只有侄孙韩湘与他作伴,而他带着韩湘同

# 韩文公在潮州人心中的崇高地位

行的初衷,是想瘁死他乡时,韩湘能够替他收尸,韩文公一行,几经辗转波折,迢迢八千里路,走了三个半月,终于到达潮州。

潮州自古以来,由于地理位置偏南,与京城天各一方,而且气候潮湿,蚊蝇泛滥,生活环境恶劣,皇帝便选中了潮州作为惩罚罪臣的放逐之地。依照惯例,一位被贬职的朝廷大员,到任之后,不必参与当地官方的事,只需要乖乖的“面壁思过”朝夕向北叩拜,等待皇上恩赦,但是韩文公在漫长的旅途中,心潮汹涌,往事与未来,成为他分析的焦点,经过了一番检讨反思后,终于领悟了人生处世的许多大是大非,他告诉自己,绝对不可以被失意和委屈的情操所困,也绝不能将宝贵的年华断送在摇摆起伏的仕途中,相反的要以毕生所学,精忠报国,为民效劳,这种积极和舍己为人的意志,让他从颓废中振作。因此甫到潮州,他就马不停蹄,走访各处,收集有关“民间疾苦”的资料。

潮州地势,起伏不平,北部多山丘陵峻,黄土秃石,东南偏低,沼泽铺地,西南部灌木丛生,一片绿野,韩文公对地理形势的了解与掌握,是他准备绘制一个基础建设的蓝图。

接着他来到了韩江,韩江宛如潮州的母亲河,民房依山而建,两岸居民都以捕鱼种地,畜牧为生,韩文公立足江边,举目瞭望,发现很多房屋都是残垣断瓦,门窗不全,周围杂草齐腰,极其荒凉,韩文公于是发问:这样一个好地方,为何这么萧条穷困?居民回答说:鳄鱼为患,蚕食牲畜,所以穷困。韩文公再问:那么,鳄鱼有多少,多大?居民答:多不能数,比船更大。韩文公追问:为何不捕杀呢?居民低头不语。

回家途中,跟随韩文公出访的地方副官,秦济悄悄对韩文公说:本地居民迷信鬼神,他们相信鳄鱼是“天神”派来护江的使者,尊称牠为“伯公鱼”,绝对不可冒犯,传说曾经有一位从京城来的大官,命令击杀吃人的巨鳄,惹来了大祸。韩文公好奇地问,怎说?秦济解释:巨鳄被杀后,当天夜里,突然狂风大作,雷

电交加,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以至江水激岸,淹没两岸,凶残成性的鳄鱼,铺天盖地而来,吞噬牲畜殆尽,就连来不及逃命的伤残老弱的人,也无倖免。直到破晓时分,江水退去,这场空前劫难,才告结束,更奇特的是:那位发出命令的大官,当晚离奇暴毙,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动杀鳄的主意。自此,民众更加坚信,鳄鱼是神的使者的讹言,也等于给凶鳄一个“神”的定位,因此鳄鱼的繁殖急速上升,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有一些乡民,在家偷偷供奉鳄鱼神像,家人患病时,不想求医,只是焚香望江祭拜,若病好,就感恩鳄鱼神,不好,就当命数。

韩文公听完秦济的报告后,不觉双眼潮湿,仰天长叹,他万万想不到,迷信一词,能够荼毒百姓如此的深远可怕,不但让经济瘫痪,生活艰苦,就连一部分百姓的良知也被蒙蔽,真的是到了无可容忍和漠视的关头。

韩文公已经下定决心,要彻底根除凶鳄,重振民间生计,保护生命财产,但是除鳄必须要有妥善的计划,首先要吻合民众的迷信心理,他心知肚明,每当某一个人用迷信的幻觉,作为信仰般崇拜时,那份冲动往往是不可理喻的,一有阻力,就会拼死周旋,换句话说:韩江两岸居民认定凶鳄是神,捕杀他们,就会招来灾祸,殃及民众。这种迷信观念,极为敏感,万一除鳄的计划失败,很容易引发众怒,群起而攻,弄巧反拙,因此必须要谨慎从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韩文公与秦济开始暗中商讨除鳄对策,秦济是本地人,年龄三十七,读过书,对潮州地理了如指掌,他说:韩江之水直通东海,有朔望(初一,十五),低汐(初九,二十三)之分,朔望之时,江水受海潮的推动,起落幅度较高,水流湍急,流程可达几十里。韩文公听后,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接着笑对秦济说,你的这些资料,真的帮我一个大忙,我已经可以落实我的计划。

韩文公接下去说,我的计划很简单,首先你替我到沿海的地方,租两艘运沙石的船,那种船很

坚固,既能抵挡凶鳄攻击,又可搭载多人,非常安全。租船的同时,也顺便在该地买来公羊七头,小猪七隻,鸡鸭二十隻,并雇来十二人,每艘六人,沿海渔民距离潮州较远,对鳄鱼不会很迷信,没有心里的负担,可以派上用场。然后再向他们买来二十枚“炸鱼水雷弹”,加上百尺长索,准备系缚之用。

安排就绪后,韩文公郑重的对秦济指示说:我决定于下月七月十五日午时三刻,展开除鳄行动,那天是朔望之季,午后开始退潮,夏末初秋,天气阴晴不定,午后常有阵雨,如果天公作美,即时来个雷电急雨,则事必成矣!

韩文公接下去说:时辰到时,我上第一艘船,船上备好大鼓,乐器,香炉,祭品,而“香”要多备,让袅袅烟雾散布四周,营造祭奠的肃穆气氛,我船继而开到江心抛锚,接着你上第二艘船,靠拢我船,悄然拉来你船上长索,牢牢系住我船中祭品(公羊与小猪)的脚,再加上重物,方便沉淀,然后缓缓退到距离我船约有百步之遥的,转弯抛锚,那个位置两岸的人都看不到,当听到第一声鼓响,即刻命令船夫迅速拉动绳索,同时起锚挥桨顺水而下,若发现绳索所繫诱饵已空,即时补上。韩文公说到这里,秦济面露喜悦的说,主公,我现在已经完全明白您的整套计划,这是用钓鱼的方法引诱鳄鱼跟着诱饵走,鳄鱼有一个习惯,就是抢食,一条行动,则成群争趋,为了吃,鳄鱼迁徙是可以预期的。韩文公点头微笑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希望天助我一臂之力,给百姓带来生机。还有当我法事完毕上岸后,即令该船尾随你船,估计凌晨四更时分,就可到达三十里外的下游,是时江水较低,夜间鳄鱼习惯上浮寻找猎物,可以集中两艘船所备诱饵,陆续抛向鳄鱼,趁机点燃水雷弹,一鼓作气剿灭凶鳄,若尚有活存的,估计数目已经大减,不足为患,到时,民心可望醒悟,以后治鳄应该不难了。

的人,认真执行,以防半途而废,白忙一场。

几个月之后,工程进行得很顺利,潮州已经换了新的面貌,韩江两岸的残垣断瓦,已经逐步消失,齐腰的杂草换成了良田纵列,江上船舟,扬帆趁风,穿梭作业,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其他如道路,街巷,桥梁,学校,马车花轿,已经开始展现街头,这些场景,说明了潮州已经奠下向前发展的基础,从而印证了自己所播下的新兴种子,已经开始发芽,心里感到非常安慰与踏实。

春风送暖,百花齐放,笙歌管弦,点缀在这片以往贫瘠荒凉的大地,时值中午,韩文公正在府中品尝香茗,计划下一步的工作,突然锣声激响,圣旨到来,命他即刻赶赴袁州,接掌刺史之职,接下圣旨后,韩文公即令韩湘略作收舍,吩咐找来秦济再三叮嘱,午时三刻,即带韩湘随钦差匆匆启程,他本来不想惊动百姓,但是甫一出门,看到百姓扶老携幼,静候门外,韩文公心里雪亮,这些百姓是闻风前来送行的,但是心里惊奇,为何他们这样快就得到消息,韩文公心里感动,但是君命如山,一分钟也不得耽误,交待几句后,匆匆上路,可是百姓依依不舍,有的甚至嚎啕大哭,紧随韩文公车队,韩文公也热泪盈眶,数次下马车致意,可是百姓仍然尾随十多里路,入夜方归。

韩文公在回程中感叹造化弄人,世事变化,犹如白云苍狗,本来带着心灰意冷,万念俱灰的心态来到潮州,暗忖可能会埋骨他乡,可是八个多月后的疾苦坎坷而拟定出来的,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虽然被贬南谪,但是仍然身负朝廷使命,因此对各项计划详细记录成书,并委任有才华与能担当

## 盛世中华

——近期多国领导人到访中国有感  
棉兰·田心

东风席卷雾云终,西雨绵绵淡暗空。民主人权归实践,自由公正隐心中。来朝各国和亲结,合作双赢举世恭。盛世中华光复日,扬帆大海串连通。



徐振煊



郭再源

尽管现在房地产行业的主要参与者不仅限于华人,但本文将讨论房地产界以及参与其中的华人。本文没有讨论成功的非印尼华人房地产企业家,例如巴克利(Bakrie)通过巴克利园(Bakrieland),目前控制着超过12,000公顷的住宅项目,213公顷的酒店和度假村项目以及53.5公顷的拉苏纳超级街区项目(Rasuna Epi-

centrum); 1998年,苏维卡莫诺(Sudwikatmono)和布迪·布拉沙里(Budi Brasali)控制了新芝加冷(Cikarang Baru)一带5,500公顷的土地;1996年,班邦·特里哈莫佐(Bambang Trihatmodjo)(前总统苏哈托之子)与郭瑞登(Kwee Swie Teng)控制了钟果阿思利(Jonggol Asri)一带30,000公顷土地(其中10,500公顷后来被巴克

# 房地产的发展 (2)

阿比丁·库斯诺 (ABIDIN KUSNO)

利园收购)。

本文也不讨论为企业家工作并成功提高公司形象的强大华人房地产专业人士。最后,由于本文无意于全面地讨论,而是更多地讨论华人房地产行业的特殊作用,因此本文不包括所有华人房地产企业家。印尼独立后,所有房地产企业家都拥有各自历史。但是,他们从事的领域和所处的时代相同,因此他们对出现的机遇和挑战的反应也没有太大不同。

## 早期先锋

在20世纪70年代房地产机构正式成立之前,实际上已有很多企业家进行买卖土地和建造房屋方面的贸易。20世纪70年代的一份媒体曾报道:“人们似乎更喜欢私人买卖旧房子。对

于私人来说,买卖位于人口稠密和战略性地区的土地和房屋非常有利可图。”(Ekspres, 31 Oktober 1970:9)。我们并不了解私人买卖土地和房屋的历史,因为还未有人就这个话题写过相关文章,但他们是早期的企业家。例如阿贡波多摩罗集团(Agung Podomoro)的创办人汤锡林(Anton Haliman, 即 Thong Sit Lim, 1926-1999)于1968年开始涉足房地产领域,在1973年开发宋特兰(Sunter)区之前,先在格巴腰兰拉玛(Kebayoran Lama)区购买了1.5公顷的土地。

徐振煊(芝布德拉 Ciputra, 即 Tjie Tjin Hoan, 1931-),梁世桢(苏吉多·纳加利亚 Soetjipto Nagaria, 即 Liang Sie Tjin,

1940-)和苏吉安托·古苏玛(Sugianto Kusuma),即大家更熟悉的郭再源(Guo Zaiyuan, 1951-),三人可以说是从年轻时就开始经营房地产了。例如,徐振煊通过查雅建筑有限公司(PT. Pembangunan Jaya)尝试在雅加达建造公寓,供外国客人和外国投资者居住。这栋名为雅加达大厦(Djakarta Building)的建筑是荷兰通过印尼发展银行(Development Bank of Indonesia)提供的信贷建成(Ekspres, 31 Oktober 1970:8)。徐振煊这样做是初步响应政府吸引外资和外国居民资本政策的创新尝试。

1971年,梁世桢在图洛东(Tulodong)一带建造几座豪华房屋,出租给外籍人士,由此开始他的房地产业务。梁世桢说这块地是属于黄道奋(Wong Tao Fen)的(Li, 2012:216)。我们不知道黄道奋是谁,但很清楚的是,在徐振煊和梁世桢之前已经有华人参

与房地产行业了。那时他们的业务只限于建造一座高楼,或几座房屋,并不需要因发展某个居住区而需要征地。尽管如此,就是像徐振煊和梁世桢这样的华人的资源和创造力,后来推动新的房地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腾飞。

郭再源是从1971年成立的简单的店屋承包商企业开始,后来成立阿贡瑟达裕集团(Agung Sedayu Group, 即 ASG集团)。通过成功建设印尼第一家综合电子商城哈尔哥芒加杜阿商场(Harco Mangga Dua),ASG集团得以成功成为一家房地产公司。不久,各个地区的其他开发商都模仿为特定商品建造购物中心的概念。这个特定商店的整合概念随后发展为采用了一站式生活概念的项目,例如椰风新村广场(Kelapa Gading Square)。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